

“二七”老工人访问记

人民路路报编辑部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濤。這次罷工為中國的職工運動開辟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變到爭人權、爭自由的政治鬥爭。這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罷工運動。

這本小冊子，是敘述在“二七”大罷工時，向帝國主義和軍閥走狗們進行英勇鬥爭的工人階級中的模範人物和光榮事迹。故事生動具體，可歌可泣，為青年一代的工人階級，提供了學習的好榜樣。

“二七”老工人訪問記

人民鐵路報編輯部編
林紹先插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豫總書號：869

787×1092 1/32 · 1 $\frac{13}{16}$ 印張 · 43,000字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98冊

統一書號：10105·159

定價（6）0.17元

目 錄

罷工的四天·····	(2)
老所長張士漢·····	(9)
在紅色風暴的日子里·····	(18)
工農兄弟心連心·····	(27)
打陳黨·····	(36)
一片激動人心的談話·····	(41)
師徒倆鬧革命·····	(46)
一個普通司機·····	(51)

罢工的四天

——“二七”老工人林茂湘訪問記

周家学

“嗚嗚嗚——”，2月4日的上午，江岸鐵路車頭廠的汽笛，發出了長大的一聲怒吼。這不是平常下班的嗚子——這時才十點鐘，它是罷工的第一聲信號，象一個巨人敞開喉嚨，向江岸、向全國、向世界發出了洪亮地召喚。這巨大的聲音，在空中震盪，在浩瀚地揚子江邊震盪，在江岸鐵路各個工廠、車間里震盪。每一個工人的心都被它震動着，嚴肅而又興奮的放下了斧頭、銼刀、鐵錐，離開了紅爐、車床、火車頭，象潮水般的湧出了工廠。工廠里喧鬧的聲音沉寂了，近代化的交通動脈——鐵路，象一條失去了流水的河道，干涸地躺着。工人們組織的糾察團的團員們，拿着鐵棍，雄糾糾、氣昂昂地在廠里巡察，提防破壞罷工。汽笛巨大的聲音，也震動了巴黎式樓房里的法國洋人和廠長走狗們，他們象聽到晴天霹靂似的渾身發抖，捲伏在沙發里不敢露面。

平車房的鉗工林茂湘，看到了這些景象，臉上露出微笑。他想起過去洋鬼子廠長和走狗們的壓迫，想起了說不完的工人的痛苦……

二十三歲那年，他從福州協太機器店帶着兩手鉗工手藝，坐船來到了漢口江岸，想投靠在鐵路工廠做工的叔父，找點門路，到廠里做工。他在一間低矮簡陋的飲食店里找到了叔父，可是叔父已經失業了，原因很簡單：有天上班點名，叔父未听

清沒有答应，就被开除了。

他又想起有一次發工資，一个工人的工資給算錯了，他焦急的跑上闊气的寫字樓，申訴了一下，誰知師爺把白眼珠一翻，說：“走开！你不配跑到这樓上來”。这工友一听，非常气愤地說：“你把我的工資算錯了，問都不能問嗎？把工人太不当人了”。这几句話不但沒有爭回少發的工資，倒把飯碗打破——他被开除了。工人在厂里做活，有时稍微停一下手，伸伸腰，被厂長或走狗們看到，馬上申斥一頓：“罰你兩毛”。你申辯一句，馬上“再罰你兩毛”。再申辯几句，就有被开除的危險。失業，簡直太輕易了。有个法國洋鬼子一不高兴，就打开牌箱，随便拿走几个工人的牌子，第二天上班时，工人一看沒有自己的牌子，就知道自己被开除了，憤怒地向寫字樓投去一瞥仇恨的眼光，痛心的离开工厂。工人的工資很少，一天能掙八毛，就不容易。可是到月头，也难拿到二十四元。除了做活时提心吊胆怕厂長挑毛病罰錢外，就是在發工資时，也要心驚肉跳的过难关，一个法國洋人坐在那里，他看見誰不順眼，馬上臉色一变，把你的工資拿走几塊。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的工人就这样受着洋鬼子的压迫。

压迫工人的还不只是洋鬼子，还有他的走狗——当厂長的中國人。江岸車头厂的厂長汪人月，經常对工人發脾气，那个工人不順从他，他就打几耳光，踢几脚。開車、生火的工人都要参加汪人月的“搖会”，經常向他送礼。工人过着半飢不飽的生活，汪人月却把剝削工人的血汗錢寄回安徽老家買田置地。

可是今天呢，洋鬼子汪人月等，連影子都找不着了，他們的威風早嚇跑了。林茂湘想到这里，更加兴奋。

他又想起了前天——2月2日：他和工人們到車站欢迎在鄭州开会回來的代表。列車到站了，欢迎的人羣响起了一片掌声，

从臥車里走出了一位戴着礼帽、寬額、壯实的人，他朴实、庄重的臉上，露出了笑容。这就是被大家爱戴的京漢鐵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員長林祥謙同志。人們用尊敬和期待的眼光望着他，他摘掉了礼帽，向欢迎的人羣揮了几下，用沉重的福州口音說：“大家先回去，回头我們要开大会，談談鄭州开会的情况。”

晚上，老君殿俱乐部的會議室里挤滿了人。林茂湘和其他工会小組長坐在一起，听着林祥謙同志的講話。他談到了軍閥如何破坏开会，代表們如何英勇的冲破了重圍，到普乐戲院里宣布了京漢鐵路总工会的成立；談到了臨走时，在鄭州車站开会商量向軍閥和鐵路局提出的条件；最后，他用坚定的口气說：“如果吳佩孚、趙繼賢不答应我們的条件，就实行全京漢路总同盟罢工，斗争到底！”他用嚴肅而親切的眼光看看到会的同志，問道：“大家有没有决心”？“有”！林茂湘和到会的全体同志，用响亮而又果断的声音，回答了林祥謙同志。

林茂湘想到这里，再看看糾察团团員的雄壯勁头，他想：这不就是大家的决心嗎！

2月5日，早起，天气有些冷。林茂湘准备到几个工人家里去，对个别愛喝酒賭錢的人作作工作。剛出門不远，忽听有个工人說：“肖耀南从武昌开过来很多軍隊，把陈料半、鄭永堂抓走了，要他們開車，現在要去把他們搶回。”林茂湘赶紧三步当作兩步，跑到各个工人家里去喊人。不一会，糾察团和工人羣众赶到了工厂門口，只見車头厂煤台边上有台火車头在冒烟。林茂湘和分工会委員張能官一起，挤到羣众前面。这时站在厂門口的匪兵，拿着鬼头刀，像一羣惡狗似的攔住工人。糾察团員們、工人們，不管什么鬼头刀不鬼头刀，一直往厂里闖。張能官把長袍一脫，說：“林茂湘，替我拿着”。說罢，就閃开

軍隊的鬼頭刀，冲進厂里去了。林茂湘接着也冲進去了。經過一番斗争，到底把陈料半、鄭永堂搶回來了。

下午，又有兩個糾察團員被軍隊抓去。林祥謙親自到軍隊營部去交涉，林茂湘同很多糾察團員們跟隨着林祥謙，蔡保保舉着工会的大紅旗，好不威風！走到營部門口，林祥謙从容地進去了。匪兵把槍口朝着工人，不准工人進去。有个凶惡的匪兵威脅工人說：“湧進來就開槍，把你們打死了，你家里大小几口也要遭罪”。工人們湧上前說：“不怕！不怕！”過了一会，林祥謙把兩個糾察團員帶出來了。大家上前圍着林祥謙和兩個糾察團員鼓掌歡迎，慶祝又一次的勝利。林茂湘看着林祥謙，暗暗稱贊：“他就是有胆量，能辦事！”他想起選舉分工会委員長的時候，有人問他選誰，他說：“我選江岸工務修配厂机器匠林祥謙，他為人很忠實，正直，熱心快腸，有胆量，肯替大家辦事”。這時，他看看面前的林祥謙，心想：我們選中了人！

2月6日，天氣很晴朗。林茂湘一早起就挨門挨戶去召集工人，到分工会門前參加慰問大會。今天，是武漢三鎮各工会代表來慰問鐵路工人的日子。福建街火車司機吳章連的家——分工会會址的門口，兩個干涸了的大池塘里，集合了上萬的人。武漢人力車、紡織、海員等各个工会的代表們都熱情激昂地講了話，代表們帶來了武漢工人弟兄的溫暖和支援的力量。林茂湘很激動，他想起五年前在長辛店鐵路机厂做工，那時“五四”運動剛發生不久，北京的大學生時常到長辛店演文明戲，有一回演的是學生們如何和曹汝霖等賣國賊進行斗争。看了這出戲，他很痛快，很感動，心想：中國的学生已經團結起來了，我們工人階級也要團結起來。現在，京漢鐵路总工会成立了，全路工人一致總同盟罷工了，全武漢三鎮的工人都來熱情

支持，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了。忽然台上講話的人高喊：“我們要爭自由！爭人權！打倒軍閥！我們工人階級要做先鋒！不要后退！前進呀！”羣眾的熱情沸騰起來了，“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武漢工團聯合會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萬歲！”的口号，驚天動地的響起來。

慰問大會結束了。緊接着聚集在會場的萬余人，像大海里澎湃的浪潮沖決了堤口一樣，汹涌地向大街奔流。林茂湘和工人羣眾一起，在潮流里高呼、歡騰。這一股激流，闖出了江岸，闖到了漢口，第一次湧進了英國租界。從“文明”國度來的帝國主義分子，慌亂了，胆怯了，畏縮了，張皇失措地关了門，閉緊了窗，面如土色地在縫隙里向街上窺探。

2月7日，深灰色的云，遮滿了晴朗的天空，北風寒冷刺骨。福建街總工會的會議室里，空氣很緊張，工會委員會正在討論如何對待軍閥的欺詐。林茂湘照樣的到工人家里去活動，他走到池塘邊，忽然聽到糾察團副團長曾玉良的洪亮地聲音，高喊：“上前！上前！”很快曾玉良魁梧的身影從屋角閃過去了，緊接着“霹里啪啦……霹里啪啦……”槍聲大起，前面有幾個糾察團員倒下去了。林茂湘機警的避進一個工人家的後院。這時，到處響起了槍聲，軍閥的匪兵到處抓人、搶東西……匪兵們發現了林茂湘，把他的雙手反綁着，狠狠地捶打他的脊背，帶到了江岸車站。這塊旅客休息的站台，變成了臨時的牢獄。他被綁在樓梯的柱子上。已經是下午五点多鐘了，站台里顯得更加黑暗。綁在林茂湘旁邊的邵海志踢了他一下，說：“林祥謙也被抓來了”。林茂湘扭頭一看，果然是的，真的很近，林祥謙的臉上，仍然是平時的神氣，樸實、莊重。不一會，傳來了一陣脫脫地皮靴聲音，一個挂着馬刀，滿臉橫肉的家伙走來了，這就是屠殺工人的劊子手，肖耀南的參謀長張木



楷。他問法國洋人和工務段長：“林祥謙抓來了嗎？”洋人獐笑了一下說：“抓來了”。張木楷走到林祥謙的身邊，命匪兵割掉捆綁林祥謙的繩子，指着鬼頭刀，威逼着林祥謙說：“你下不下上工的命令？”林祥謙昂着頭，挺起胸脯，眼里射出憤怒地光芒，不理。忽然刀光一閃，林祥謙同志的左臂流出了鮮血，他仍堅定地屹立着。張木楷像狼嗥似地又逼問道：“上不上工”？“不上”！這兩個字斬釘截鐵似地从林祥謙同志的口里噴出。張木楷三角眼一閃，旁邊的鬼頭刀朝着林祥謙的身上又閃了一下，接着，張木楷又嗥叫道：“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劊子手滿以為工人階級是可以大刀、鮮血、死亡嚇倒的，妥協的。可是他們想錯了，中國工人階級是堅強的，是“威武不能屈”的。工人階級的优秀代表、共產黨員林祥謙同志，絲毫沒有怯懦、動搖，勇敢的、果斷的回答說：“沒有總工會的命令，我的頭可斷！工是不能上的！”這是多么堅定的聲音！這是多么忠貞的態度！張木楷有些驚慌了，他万万沒有想到一個貧窮如洗的無產工人，骨頭竟像鋼鐵般的強硬。這驚慌馬上變成了羞澀，由羞澀又轉化為獸性的瘋狂，他又嗥叫了一聲，匪兵手里的刀，猛然再向林祥謙身上閃去，林祥謙暈倒了。

過了一會，林祥謙蘇醒過來。張木楷猙獰地冷笑一聲，說：“現在怎麼樣？”林祥謙憤怒地大罵：“現在还有什么可說的，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伙軍閥走狗手里……”就在這怒吼的聲音里，林祥謙同志英勇犧牲了，他用行動証實了他的“頭可斷，工不上！”的豪壯的誓言，顯示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英雄氣概。

這時，憤怒的火在林茂湘的身上燃燒，他清楚的看到了工人階級的領袖林祥謙，為了集體利益，光榮的獻出了自己寶貴

的生命。在他的革命道路上，第一次受到了血的考驗。他沒有被這血淋淋的現實嚇住，鬼頭刀並沒有挫折他的鬥志，他暗暗的與旁邊的邵海志商量：“怎麼辦”？邵海枝說：“得想辦法”。林茂湘說：“我們要想辦法逃走。那怕他用槍打死我們”。邵海枝用沉着的眼光看了他一下說：“對”！

天漸漸地黑了，匪兵們的馬燈，搖搖欲滅的在站台上閃動着。2月的狂風，掀動着揚子江的波浪，不斷地在堤岸邊拍打着，發出了咆哮的濤聲。林祥謙烈士臨終的洪亮地聲音——“頭可斷！工不上”！還在揚子江的上空迴盪着，與咆哮的濤聲聯成一片，準備着迎接黎明！

老所長張士漢

李永超

已經七十歲的“二七”老工人張士漢同志，現在江岸鐵路職工療養所當所長，大家都習慣的稱呼他老所長，這不僅是因為他年紀大，同時也包含了对老人的無限敬愛。

一提起老所長，在武漢一帶的鐵路職工很多人都知道他，這不僅是因為老所長經常向大家講“二七”鬥爭的經過，更重要的是老所長革命的堅強意志和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已經成為鼓舞年輕人戰勝困難的力量。

我看到老所長的時候，他正在仔細翻閱最近武漢市政協會議上的提案，有的地方還用紅筆畫下來，因為他是市政協委員，事先做好準備好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意見。

老所長个子不高，但非常健壯，走起路來脚步很穩健。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向我講述了他参加“二七”斗争的经过：

那还是1921年的时候，我在京漢路黄河南岸桥工段电灯房里当小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錢，当工头的还要抽几个，只勉強夠顧住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那时京漢路大的車站像江岸、鄭州、長辛店，都先后成立了工会和俱乐部，小站上还没有組織起來。黄河南岸除了車站的工人外还有桥工段、工务段的工人，一共有200多人，比一般小站的人都要多，黄河桥在京漢綫上又很重要，所以劳动組合書記部的同志，一开始对我们那里就很重視。

1922年初，在鄭州办劳动補習学校，讓我們去人参加，那时去听課的有三个人，桥工段是我，工务段是鉄匠韓松亭，車站是一个姓趙的。开始是每逢禮拜天去，那时歇禮拜可和現在不一样，歇禮拜沒有工錢。听課是在鄭州南站下去的大坑沿，租老百姓家的房子，每次去听的人有200多。講課的人有20多歲，是北方人，長臉、头髮老是曲卷着。時間長了，我們才知道他就是李震瀛同志。那时講的除了世界局势外，主要是講“工人階級只有團結起來才有力量”的道理。听了几次覺得懂了不少新东西，越听越願意去听。后来，不是禮拜天我們也尽量抽空去听課，有时白天听課回來，夜里再值夜班。南岸离鄭州有六十多里，有时赶不上車就步行去。后来我們几个商量，覺着这些道理要讓大家都听听就更好了，我們就請他們到南岸去講，后来他們同意了，一共去講了三、四次，去講的人有李震瀛和姜海世。

黄河南岸工会分会是在1922年8月正式成立的，除黄河南岸的工人外，还包括从滎澤（現在的廣武）到詹店五个站的工人，一共有400多人。选出了三个委員，有韓松亭和我，还有

一个姓趙的。韓松亭是委員長，俱樂部就成立在南岸的老君殿里。刚开始買了些鑼、鼓、弦子等樂器，讓大家到俱樂部玩，後來就慢慢組織學習，講課材料主要是鄭州工會發的工人月刊。分會成立以後大家不僅有了玩的地方，同時，組織起來人多勢重，一些巡警和監工的也不敢那麼隨便欺負工人了。有一次，鄭州隴海的一個電匠工人被軍隊打的眼睛珠子都冒出來了，工會就發動工人罷工，後來直到這個軍隊的營長親自賠禮，並給工人錢，養傷醫治，才算完事。像類似這樣的小罷工是不斷發生的，後來，在8月24日長辛店工會罷工勝利，全路工人每人每日加薪一角以後，更鼓舞了大家的情緒，工會在工人中的威信就越來越高了。

1923年2月準備在鄭州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各分會推選代表去參加，我們分會是推選我和秘書吳同志去的。因為離的近，開會那天早晨我們才去。我們到鄭州時各地代表都到齊了，一下車就聽說吳佩孚不讓在鄭州開會的消息。後來听了代表們去洛陽和吳佩孚交涉的經過，大家氣憤極了，一致要求按原來計劃開會。

八點多鐘代表們拿着各個分會給大會送的禮物，其中有湘綉、鏡子、錦旗，最前面是武漢工團聯合會送的金字匾，上面寫的是“勞工神聖”。代表們共有300多人，經過大同路向普樂戲院會場走去。在大同路，兩邊站滿了全付武裝的軍警，槍上都上了刺刀，我們沒有管他，仍繼續走我們的，快到會場的時候，被黃殿臣帶的軍隊截住了，我們就和他交涉，一直到10點多鐘，他們還是不同意我們開會，代表們都氣極了，紛紛向全付武裝的軍警沖去，當時把牌匾和一切東西都打碎了，我們沖到會場門口，見上面貼了封條，司機彭占元在前面一脚就把門踢開了。代表們湧進會場後，就放鞭炮，奏樂宣布開會，

为了安全起见，把黄殿臣也拉着坐在前面。在会上高彬致开幕词后，选出高彬作总干事，姜海世为付总干事。李震瀛为秘书长，代表讲话很踊跃，这个没下来，那个又上去。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钟，大家情绪都很激昂，黄殿臣几次上台阻止开会，都没有成功，他一讲就吹音乐，没人听他的。散会后，每个代表都受到便衣和军警的监视，旅馆不让住，饭馆不让吃饭，两个人不准在一起说话，工会为了代表们的安全，就通知各分会留一个人，其余的代表都回去。

留下的代表有30多人，当天晚上就在普乐戏院往西的一条小巷子里的一个工人家里开了秘密会议。会开了一小时多，为了争自由，争人权，在会上决定，实行全路总罢工。并指示各分会回去后成立敢死队，宣布了罢工电报密码和罢工纪律，主要的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总工会指挥，没有总工会命令，不准上工，在罢工期间要保护工厂，保护桥梁”。会议是由李震瀛同志主持开的，散会后第二天我就回到黄河南岸。

我们是4日上午11点多钟接到的罢工电报，当时都停了工，没事到俱乐部去玩。我们敢死队共有十几个人，大家推选我当队长，我们日夜轮流进行巡查，那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保护黄河桥”。

罢工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桥头上巡查。南边过来一个小摇车准备上桥往河北岸去。车上除了四个摇车工人外，其他三个都是外国人，一个叫答巴拉是桥工段长，一个是监工小瓜答，还有一个大肚子叫目里拉多，他是工务段的总段长。车子到桥头上的时候被我们拦住了。我把四个摇车工人叫下来问他们：“罢工了为啥还给洋人摇车？”他们说：“恐怕丢饭碗，将来洋人不叫做工咋办。”我告诉他们：“洋人不叫上工由工会负责，我们斗争胜利了，还不要洋人呢”。解释了以后，

讓他們到俱樂部去了。橋工段長答巴拉他會說中國話，他看搖車工人走了。就來找我，一上來氣勢很凶，嘴里罵着：“媽的，我揍死你”，上去就打了我一拳，我抓起塊石頭沒有打着，就跑到鐵道上搬着兩個鐵輪子把車推翻了。後來他們三個看我們人多不能把我們怎麼樣，只好自己把車子抬上鐵道，自己搖着往北岸去了。後來在江岸開始了對工人大屠殺，鄭州也抓了很多，工會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9號勸導工人上了工。

2月10號是陰曆年的除夕，那時我在工會的幫助下已經結了婚。晚上七點多鐘，我剛回到家準備弄些東西過年，有一個便衣巡警叫李松林到我家說：“巡官叫你去有事”，當時我心里想，去就去，我正光明的怕什麼，見了巡官他說：“鄭州警務段胡總段長請你談幾句話，現在就坐車走。”我一听就知道胡扒皮找我一定沒好事，有心找幾個委員說說，時間已不容許了。一個便衣警察跟我坐車到鄭州，我就被捕了。

到鄭州也沒有見胡扒皮就直接把我送到拘留所，我去時里面已經關了30多個工人，一間屋子，里面擠的很，也沒有人給我們送吃的，餓了兩天到大年初二，南岸的工人郭德升偷偷給我送來了幾個饅頭，初三就把我解到保定，和我一同解去的有馬振清等7個工人。

到保定后就押到軍法處，一進去手銬腳鐐都帶上了，脖子上還鎖了很粗的鐵練子套在后面的大木杠上，動也不能動。直到現在我手腕上還有手銬壓的印。到那里第二天就審問，是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親自審我，那時他兼軍法處的處長，那天他戴頂瓜皮帽，穿了個馬褂，上堂沒有問就先用鞭子打了我一頓，然後他問我：“為什麼要罷工？是不是共產黨叫你罷工？”我開始沒有說話停了半天才說：“我是服從工會命令罷工，罷工

是为了爭自由，爭人权。”我說了后他們就把我的衣服脫光又打二百鞭子，我还没有說什么。后來他看我倔強，就叫光着身跪在一大堆鉄練子上，后面腿上压了杠子，一头上了一个人，把我的头上纏了很多繩，然后用皮鞭子照身上乱打，打的我全身都是血道，开始还知道疼，后來就慢慢暈过去了。

这样趙繼賢还不甘心，又用涼水把我噴醒后，他皮笑肉不笑的說：“尝夠滋味了吧，好好的說吧！”我抬起头來看了他一眼狠狠的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还是没什么說的！”他气極了，吊起來又打了我一陣，把我打迷糊了，后來又用草紙烟把我熏醒后才抬下去，在軍法处我一共住了七个月，一起押在那里的有28个人，都是这次罢工被捕的。每天不但鉄煉子鎖的不能动，吃的是糙米飯白水煮白菜，加上不断審問拷打，在那里牺牲了三个同志，其中有一个是我認識的50多歲的司机高守田。在軍法处押的时候，外面經常不断有人送些咸菜、火燒和一些零用錢，知道有人送，但是一个人也不認識。

到1923年10月我們25个人又被轉到保定地方監獄，分在第一第二兩個監獄里，我在第一監獄七号，里面住有7个人，門有三尺高，進去时要低头鑽進去。到那里手铐脚鐐都去了，有一天看監的讓我出來，說一个姓吳的犯人來找我，那个姓吳的有廿六七歲，近視眼小低个子，長長的臉。他告訴我，他叫吳言明，他是長辛店工会的秘書，被捕的时候因为他穿的是工人衣服，所以沒有被殺。以后他就不断來找我，每次來時給看監的几角錢就允許我們談一次話，他經常談些工人階級革命斗争的道理。時間長了我才知道他就是監獄里共產党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后來我向他提出了我的入党要求。在有一次的談話里他告訴我：“党經過对你的長期考驗，特別是在被捕后的考驗，現在已正式批准你是共產黨員，我是你的介紹人。”当时我听到

